

 **sina** 新浪读书
新浪读书频道推荐

原创长篇小说

罪恶

ZUI E

红庐，是罪恶的天堂；红庐，并非红色之庐，却是嗜血之庐；红庐，是罪恶之地；红庐，也是再生之地；红庐，是欲望之城，也是情色之城；红庐，并非犯罪现场，却是死刑报告；红庐，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城市的梦想；红庐，是一个旷世大案的起点；红庐，是一个拍案惊奇的终结；红庐，是妄想者的天堂，也是原罪者的地狱。

郭小东 /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创长篇小说

郭小东 / 著

罪恶

ZUI 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恶/郭小东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5438-4759-0

I. 罪...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5861 号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李蔚然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版式制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罪 恶
郭小东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250000 印数: 1-20000 册

ISBN 978-7-5438-4759-0

定价: 28.00 元

罪恶

内容提要

红庐、食人昌、鬼屋、狮面人、龙虎坊、午夜电话、活尸，等等吊诡元素，触发小说情节。多维生存景况与象征，激情重大的社会主题，农村与城市的内心冲突，暴力与和谐的意识对抗，情爱与肉欲的痛苦纠缠，人物性格的多重幻变，共时与历时的时代错乱，围绕刑事案展开的侦察推理，令这部小说的悬疑，不飘浮于结果的期待，而深入心理原因的辩难。丰富隐秘的象征讽喻，指向人的悲剧，生命的难堪。

引子

丘大回乡的消息，是哑巴丁二传播开来的。这消息让丘大母亲高兴了好几天。

丘大双目失明的父亲却很漠然，对这个出走了好几年的儿子，他已经不再想念他了。

哑巴是从山梁上远远地看见丘大的，他向所有遇见的人咿咿呀呀地比划着，指着丘大的院子，让人明白是丘大回来了。

像丘大的那个人，却最终没有走进村子，他从哑巴的视线里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山梁上哑巴站过的地方，天天出现丘大母亲的身影。每当母亲回到小院时，丘大父亲的喉结照例猛烈地跳动几下，终于没有说出话来。嘶裂的咳嗽声于是不断地从小院的土墙里飞出，在尘土飞扬的村中小路上传得很远。

一只狗愣愣地对着尘土干吠着。

许多年后，这个村庄在午夜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中沉没了，惟一的生还者是哑巴丁二。那天夜里，他在曾经看见丘大的山梁上睡着了，一夜未归，山梁坍塌了半边，哑巴被挂在半边山梁的一棵树上。

哑巴是泥石流的惟一见证者，可是，他无法向人讲述那夜发生的一切。

罪恶

“罪恶”这个词，在《圣经》中经常出现。它是指人违背神的诫命，做了不该做的事。在《圣经》中，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原罪”，另一种是“罪行”。原罪是指人从出生时就有的罪，而罪行是指人后天所犯的罪。罪恶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枷锁，也是人类走向毁灭的根源。

ZUI E

他也再没有见到丘大。

后来，丘大在城里被枪毙的时候，他惟一想见的人就是哑巴，那是村庄里惟一活着的人。

哑巴对此一无所知。村庄被泥石流淹没之后，他无家可归，四处流浪，没有人知道他的踪影。他到城里去找丘大。丘大是村庄里惟一进城的人。

其实，那天上午丘大行刑时，经过地铁口，哑巴正在那儿乞讨。他看见了囚车呼啸而过，却没有看见囚车里五花大绑着的丘大。

而丘大看见了地铁口的乞丐。他绝对没有想到那就是哑巴。

丘大与哑巴从此阴阳相隔。

丘大死去许久，哑巴还在城里到处游荡，心想哪天会突然撞见丘大，他固执地认为终有一天可以找到丘大。他深信那天在山梁上看见了归来的丘大，那是千真万确的。他不愿让村庄里的人以为他撒谎。找到丘大，让丘大自己来证实那天他确实是回到过乡下。尽管这种证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村庄里的人都死了。

可是，哑巴不这样认为。他确信死人的灵魂会听得见丘大的证明。

愚笨的哑巴就这样一心一意地在城里，找遍了大街小巷，寻找那个叫丘大的人。他自己凭想像画了丘大的像，逢人就咿咿呀呀地比划，那拙劣的画像看起来像所有人，却不像是一个真实的人，没有人长成哑巴笔下的模样。丘大的像是哑巴此生惟一的作

品。

人们皆以为哑巴是一个疯子。

而哑巴不这样认为。他并不理会人们对他的奚落和鄙视。

他活着就是为着寻找丘大。他答应过丘大的母亲，他要为她

找回丘大。

到处都在传说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于丹对这些离奇古怪的社会新闻已经麻木，但当同事把那天登有这个消息的报纸递到她面前时，她还是匆匆地浏览了。

几天前，在离此地几百公里外的山间水库里，有人发现一坨状如人形的水泥构件，警方砸开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具早已腐烂成白骨的人尸，经检验，人是在还未断气时就被裹进水泥里沉入库底的。案件显示是一起谋杀。更详细情形报纸没有报道，警方正在深入侦查中。

于丹看过这则消息后，心中似有一种莫名的颤栗，那种突如其来的轻微触动，如同最凶恶的食人蚁般极为轻微地轻轻一咬，却如触动最敏感的神经一般，有一种针扎的刺激，但很快就消失了。她把报纸扔到一边，清晨的疲倦突然袭来。这几年来经常这样，医生也查不出什么毛病。稍受刺激，就无端晕眩。

丈夫失踪近两年了，那天说去见一个人，匆匆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如人间蒸发，一点儿痕迹都没有。各种猜疑流言四起。学院在报纸登出了好几个月的“寻人启事”，但无任何音讯。

于丹不相信一个人会消失得如此干净，像一滴水隐入大海，无半点回响。

她也做过种种猜想，想得脑袋生痛，也理不出一个足以令自己心服口服的理由，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不会无缘无故地一走了之。

但事实就是这样，他消失得实在太干净了，连警方也束手无策，只能当作失踪人口存档。院方也在半年前停止了他的一切经济待遇。只是户口还没有注销，人们对他已不抱任何希望。

这个男人，正在一天天褪出她的心灵。

这才让于丹觉得丈夫真的是走了很久了。真的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这座城市每天发生多少杀人案件，多少人口失踪，官方没有发表正式统计，除了当事人，几乎也没有人去留意这些事。

渐渐的，于丹的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麻将屋。雀声终日不息。

于丹自己并不搓麻将，她只为来打麻将的人免费准备茶、烟，然后“抽水”。日子就这样苍白地流逝着。

清江大学坐落在南清江畔，前门面临这座城市的主干马路永乐大道，后门却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大学专用码头，几分钟的渡轮，便可直抵对岸的商业区。俗称红砖楼的市中心。那儿在解放前曾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现在开辟为步行街。街上除了琳琅满目的精品屋，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意大利比萨饼等舶来洋

食。拐过步行街，是南岸码头，这儿的景况可就大为异趣。几条小街的名字既土又俗，海味街、咸鱼巷、米店路、白菜坊，一听就是下层社会过日子的地方。这些街巷先前倒是名副其实的有许多贩卖海味、油盐酱醋茶的店铺，现在增添了许多沐足、茶室和KTV夜总会。每处场所格局都不大，却样样俱全，连最洋气的酒吧都有，据说在那儿还可抽到大麻，KTV房中还有玩“空中飞人”的。总之，这儿什么都有。清江大学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后院，而一改过去的清幽孤绝，变得光怪陆离起来。清江大学有这样一个充满民生气息的后院，又遥隔着江水，倒也算得上是个极具现代都市意义的洞天福地。

暑假还没有开始，清江大学食堂布告栏上早已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与假期相关的活动广告。这些广告别处都可以查到，但在这儿，却以非常炫目的姿态，十分强势的抢占学生的眼球。

广告五花八门。免费发放避孕套和性生理卫生现场咨询会的广告词活色生香，有许多暗示许多鼓励和煽动，似乎不去参加会丧失许多生命的机会，招聘旅游同伴的条件也很诱人，无须缴交任何费用还有补贴，令人生疑。丰胸整容广告更是信誓旦旦，简直一夜之间可以让丑小鸭变成大美人，而且价格低廉，无痕无痛。还有推销胸衣内裤、电脑软件文具用品的，广告词也是别有风味。给人感觉有大便宜可拣，大多低至三折以下，就差白送，这尤其投合大学生的胃口。惟有求职和招聘广告，写得十分沉重和经典，有严格的学历和年龄限制，而薪金一般都写得比较含蓄、隐晦。这些广告一般都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被覆盖。尽管每张广告的醒目处都会用红色写上“保留 24 小时，不准覆盖”字样，但无济于事。

临近广告栏的旁边，都站着一个长得精瘦黝黑的民工模样的

罪恶

人，左手拎着一个浆糊桶，右手一把大钢刷子。凡是来刷广告的，都不大留意这个精瘦的很不起眼的人物，但刷完广告，一转身，一张“万里考研”的大广告便迅速地盖了上去。有偶尔回头发现了，想计较一番的，小个子目中凶光和手中那把跃跃欲试的钢刷子，令人生畏，便悻悻而去。也有不服的愣头青，争论几句之后便遭一顿恶打，落荒而逃。这种恶斗，每天都会发生几起，往往是大学的保安事后赶来，常常面对的是小个子的一脸无辜，脸上涂抹着的是对方的血。

师爷李自从许楠生暴毙火车站之后，便受雇于“万里考研培训中心”，干起这拿钢刷子的营生。大学里的一切，对他而言可是熟门熟路。他知道该怎样应付那些校园保安。

这几年里，暑假前后的日子，清江大学的几个广告栏，在早中晚饭的黄金时间里，几乎全被“万里考研”覆盖。

一个学生模样的同学，看来是个新手，他在广告栏前，左顾右盼稍微犹豫之后，伸手将广告栏上的“万里考研”撕下，然后将“××考研”的广告贴上去，他的手还在抚平那广告纸，师爷李的钢刷子已经“啪”地一声，扑在他的手上，几根钢针钉在他的手上，他“哇”地大叫一声，血已经渗在纸面上。师爷李正站在他身后，一脸的庄严。那学生捂着血流不止的手，骂骂咧咧地跑了。几秒钟内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留意。

第一章

我赶到清江的时候，丘博文已经被羁押多时了。我很想能够见到他。我曾经找到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希望能够得到丘博文的点滴消息，但是，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请问你是谁？你和丘博文是什么关系？你打听他的消息干嘛！”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无从回答的。

是的，我是谁呢？

这几天，丘博文天天和那几条硕大凶猛的红腹食人鲳在一起。

这是清江城外一座废弃多年的厂房。

几间老旧但是坚牢的房屋，连着一个有高高围墙的露天仓库，仓库里杂草丛生，却长着几棵高大茂密的菩提树。墨绿的树冠华盖似的，延伸到围墙外边，和墙外丘陵地上的什木林连成一片，整座厂房被遮蔽在树阴之中。

几年前，丘博文看上了这座厂房，租下了它，作为“万里考研”的办公和培训场地。他看中的正是低廉的租金和得天独厚的山林气息。他从农村来，对土地和山林，有一种占有的欲望。还有那高高的青灰色的围墙，给了他一种被庇护的安全感。正是这围墙让他毫不犹豫地租下这片远离城市的荒凉的老厂房。

有着茂密高大的菩提树的后院，就成了丘博文的天堂，他将在这儿渡过整整十年的时间，直到清江市修建新机场，丘博文也恰好是到生命终点，老厂房连同后院和丘陵地一起，将成为新机场的跑道。这是后话。

浅浅的鱼池里，有几条足有尺把长的红腹食人鲳，这种来自亚马逊河的凶猛鱼类，以虐杀同类，嗜食腐肉著称。这种鱼在几年前被引进中国，一度成为市场上的热门鱼类，丘博文买了十多条，故意不投饵料。每当自己心情烦闷，他就把分养在几个小池中，已经饿疯了的红腹食人鲳，集中到一个浅池中，十几条饥饿但依然凶猛的红腹食人鲳，马上就会合力攻击其中一条。一池清水马上沸腾起来，翻腾着血沫，同时发出震耳的由互相咬噬而发出的声音。食人鲳腮上两排 6 毫米长白生生的利牙，在血沫中闪着寒光，不一会儿，一架被撕咬得仅剩鱼尾的白骨便在血水中沉沉浮浮。而那些红腹食人鲳依然不甘罢休，每条鱼两颊白森森的鱼目都不约而同闪烁着幽幽的白光，互相防备着又伺机对同伴发出攻击。

008

这已经成为丘博文生活的一个部分，也是他经久不疲的一种嗜好。

这天深夜，他睡不着，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后院，把几条红腹食人鲳捞起放在池里。在暗夜中，他看见那几条鱼在血水中互相绞杀。

突然，一阵风吹过，丘博文猛地打了个寒颤。水池中飘着好多风吹来的菩提树叶，那些饿极了的红腹食人鲳一阵骚动，居然把树叶也当成同类鲜美的肉体，菩提树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家伙。丘博文从地上拢起一把新鲜的落叶，扔进鱼池中。

他太喜欢听那些鱼在血水中骚动疯狂的声音，喜欢看那些无辜的鲜活的绿叶，在血水中让食人鲳搅动得体无完肤。

自己是鱼呢？还是菩提树叶呢？丘博文仰望星空。一颗流星坠落在天际。

已是午夜两点。丘博文摸出手机。

“睡了吗？”丘博文的声音非常温柔。

“嗯，几点啦？”对方半醒半睡地回答。

“快天亮了。”

“你在哪儿？还在外面啊？早点睡吧……”声音柔弱无力，有一份久违的关切。这正是丘博文渴望的。

“在红庐，”这是丘博文为带后院的厂房起的名字，这名字只在他们之间流通：“睡不着，很烦。”

“怎么？为什么烦？”对方已经清醒，“那就聊聊吧，反正让你吵醒了，也睡不着了。”

“还是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真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丘博文说着，果断地关上了手机。

罪恶

罪恶 ZUI E

只有在此刻，丘博文心中那个最柔软的角落，才像章鱼触须般慢慢地向人世间伸展开去，他会沉浸在一种非常纯粹的心造的情景，把自己最为感性也最为温润的触须，一点点地抵达心灵该去的地方。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有丘博文经历过的残酷，而显得非常优雅、温情同时悲天悯人。尤其是在这个女人面前，他自觉自己是一个君子，仅仅为着她凝眸注视他时的那种纯情和崇拜，他都值得如此去做。或叫做伪装吧！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到她面前，就马上会收敛同时收藏起平日里那些率性的乖戾。他本想真真实实地做成一个在她面前那样的自己。可是，这仅仅是一时的想法而已。一切已经无法改变，包括那些做过或正在做的事，那是一个有作为有野心的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也曾经想做一个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人，从农村走出，考上大学，读研究生，然后找一份公务员的工作，娶一个城市的女人，从此改变农民这个身份……可是，这是可能的吗？从他离开农村走进城市的那一天起，他忽然就明白了，那是别人的城市！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只是一个来自农村，被叫做农民，同时无权在城市里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的农民。要想在城市里立足，就必须付出加倍的代价！比城里人或比别的人更凶恶、更狠毒，用更出位的手段，去获取自己想要的！否则，就乖乖地滚回农村去，去做一个农民。要不，就老老实实找一个建筑工地，像千千万万农民工一样，白天在烈日下劳作，夜晚在肮脏的工棚里蜷缩，有时还得假装跳楼，向老板讨欠薪，否则，没有人会理睬你。而这种命运，是有知识有野心有抱负的年青农民丘博文所不愿意要的。他要的生活，是最体面最有钱的城里人过的那种生活。自己长得不丑，真该感谢父母，为自己创造出一张可算十分英俊的脸，这张脸无须改造，就已经很城市化。为了这张脸，自己也不

他忍不住想再给这位叫静娴的女人打电话，犹豫再三，实在是太没道理。在午夜之后给人家电话，大约会把人吓得半死，也不是一个优雅有教养的人所为。刚才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不能再犯了。他克制住自己心中的欲望。那种企望通过与这个女人的交流，以求得净化自己许多肮脏想法和无耻行为的补偿。在这个女人面前，自己显得伟大纯洁同时典雅，这是女人传导给他的信息。这个微弱的信息，被他无限地放大了。放大成一种真实，连他自己都深陷其中，深信不疑，他确信，她心目中的他，就是这个样子。

[illegible]

民间流传“红庐”是座凶宅。在建设厂房前，此处是一座坟墓，人称乱葬岗子，它原是土改时的刑场，曾在这里枪决了一批土豪劣绅，尸体就地掩埋。后来又陆续有人把无主的游尸或暴毙的尸体埋在这里。文革期间，乱葬岗子上建起了厂房，周围也就渐渐有了住户。人们常在夜里听到鬼哭，有行止不端或者不孝人家，常见墙外无端扔来瓦砾石头，并传来辱骂之声，开门却杳无一人……工厂里常有工人离奇死亡，或身强力壮之人，忽然口吐白沫，不支倒地七窍出血，或忽然口鼻异位，言语错乱，没几日便不治而亡。周围的人们渐渐搬走，工厂也倒闭了事。丘博文在租此屋时，多少听闻这些流言，他起初心中有些犯悚，但考虑到租金实在便宜，在清江地头，偌大一片建筑物，虽说芳草萋萋，荒凉恐怖，但如此租金，实在可算作白送。他迟疑数日，铁下心硬着头皮租下，自信乡下人命硬，又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

无须惶恐。他记得搬进来住的第一夜，那天风声很紧，电灯还没有拉上，他点着一盏马灯，和师爷李同住一屋。半夜里的确听到奇怪的声音。他想是后山丛林中猫头鹰的叫声，又像是屋顶上野猫在叫春。总之是十分恐怖，马灯在风中摇晃，晃出一片游弋的光亮，一片闪烁的黑影，加剧了夜半时分恐怖的声色。那一夜也许是疑心生暗鬼，也许是怕鬼更惹鬼想人，他和师爷李一夜未眠，眼睁睁地望着窗外黑黝黝的夜空和摇曳的树影。屋里屋外似有无数来去无踪的生物在游弋。抖抖索索的响动通宵达旦。他们一个劲地抽烟，在缕缕烟雾中，他们好像看到了传说中的鬼怪。

丁教授要接的人叫丘博文，是北方大学的同窗好友李教授介绍来的。李教授在电话中虽然没有说太多关于这个丘博文的事，但听得出李教授对这个青年学生还是很有好感的。

李教授是个悲天悯人的家伙，他在电话中寥寥数语，却令丁教授不敢怠慢。他介绍的丘博文，是北方大学的跟读生，没有正式毕业文凭和学位证，故没有分配工作，在北方大学考了两年研究生，落榜了，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有。从农村来，又不愿回农村去，想在故乡附近的城市打打工，看看有什么发展，请丁教授稍事提携，也就接接人，给丘博文一个就业建议，而已。丁教授听此人叫博文，一个优雅不凡的名字，便有几分好奇好感。下午本是系里开会，他也顾不上了。按照李教授的交代，到地铁来接丘博文。

丘博文从地铁站台的人流中，一眼就发现了丁教授。他在李教授那里认真辨认过丁教授的相片。丁教授那厚厚的大背头和光亮的宽阔的红光闪闪的前额，颇令人过目不忘。